



一种关注

20年后仍是收视冠军，“还珠热”说明了什么？

李勤余

《还珠格格》引发的收视热潮，注定只能出现在“前互联网时代”

怀旧，是人们最易联想到的关键词。确实，20年前，《还珠格格》首播之日，收看电视节目仍是人们在视听娱乐方面的首选。那是一个互联网还未彻底占据日常生活，低头刷手机还未成为习惯动作的年代。正因如此，《还珠格格》才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相对贫乏的休闲方式，使一部通俗喜剧在当年脱颖而出，这似乎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然而，这种说法未免将《还珠格格》的走红原因简单化、单一化了。彼时电视荧幕上的优秀影视剧不在少数，能获得“还珠”式待遇的却寥寥无几，这又该作何解释？

此事，还得从琼瑶在世纪之交转变创作思路的决定说起。从早期的《窗外》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六个梦》，琼瑶的作品无不以唯美爱情为主题。为追求情节张力与艺术感染力，悲剧和苦情贯穿于琼瑶的字里行间。甚至在将小说改编成影视的过程中，“会哭”也是琼瑶选角的基本条件。刘雪华不是“琼女郎”最令人惊艳的，却最受琼瑶的喜爱，只因她的哭功最强，“眼泪说掉就掉，而且是一颗一颗地掉”。

随着年岁渐长和感情生活的稳定，琼瑶也在探索新的创作方向。《还珠格格》一扫以往作品的阴霾，摇身一变，成为充满着阳光和欢笑的笑剧。琼瑶也未必能想到，这一大胆的决定

竟收到了奇效。风格的转变，使《还珠格格》瞬间成为老少咸宜、人见人爱的合家欢影视剧。小燕子与五阿哥、紫薇与福尔康的爱恨纠缠，秉承了琼瑶所擅长的言情书写。而作为配角的皇帝、皇后以及众多宫廷成员，又为《还珠格格》平添了几分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武打、冒险、歌舞等众多要素的加入，更让《还珠格格》显出“大杂烩”式的丰富多彩。

但《还珠格格》引发的收视热潮，注定只能出现在“前互联网时代”。随着媒介形态的迅速转变，观众不再依赖电视，人们的欣赏口味也逐渐变得分众。让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乐趣的影视剧，多少有些不合时宜。“霸道总裁”式的爱情剧，将受众精确定位为渴望得到爱情滋润、缺乏安全感的都市女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择天记》等剧则主打仙侠、玄幻，将喜好网络文学的年青一代一网打尽。至于用各具特色的偶像明星为卖点的电视剧想要吸引谁的眼球，更是不言而喻。在各家偶像、影视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而斗得你死我活之时，全年龄层和全网爆款，几乎失去了成长的土壤。《还珠格格》的辉煌，也就成了无法被复制的孤本。

从《还珠格格》内在意义的转变中，我们得以一窥新世纪以来公众审美观的自我更新

尽管《还珠格格》的简单明快让

“啊……啊……啊……”当动力火车响彻云霄的嗓音再度在耳畔回荡，还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荧幕前的观众无不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还珠格格》究竟重播了多少次，陪伴多少小伙伴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恐怕没有人能说清。“尔康，你不能恨我，你不能因为我这么爱你而恨我。”“你痛，我也痛！你痛，我更痛！”……这部充斥着雷人的台词、不合逻辑的情节，在艺术价值上远远称不上完美的电视剧，何以始终受到观众的厚爱？

当时的观众耳目一新，但从主题上来看，琼瑶从未改弦更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人性中的纯真与善良，仍然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关键。即使是阴险、毒辣的皇后，也在小燕子、紫薇等人的感召下，逐渐有了痛改前非之意。而她忠实的仆人容嬷嬷，在剧集后期非但不显得可怕，反倒越来越像个小丑式的喜剧人物，除了奉献笑料外百无一用。于是，将《还珠格格》称为一出带有梦幻色彩的成人童话，似乎更为贴切。

不过，随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还珠格格》已成为可供公众任意解构的经典文本。该剧重播后，一篇将剧中配角令妃认定为富有“心机”的文章迅速在网络上热传。面对横刀夺爱的香妃和见异思迁的皇上，令妃不计前嫌、宽容大度的行为被网友解读为蓄谋已久。

早在数年前，该剧中主要人物的

表情包即风行于互联网，广受网友的欢迎。面目狰狞的容嬷嬷用针扎楚楚可怜的紫薇，这幅看似恐怖的画面被网友配上“给我起床去”等文字，原有的含义立刻荡然无存。正如利奥塔所言，在普遍适用的“大叙事”失去效用后，具有有限性的“小叙事”将会繁荣，赋予人类新的意义价值。

值得玩味的是，周杰作为《还珠格格》表情包中的常客，始终对网友的恶搞表示反感。在他看来，自己的表演是严肃而又投入的，不该得此待遇。其中折射出的，正是周杰所信奉的“大叙事”与互联网时代所特有的“小叙事”之间的裂痕。另一边，敢于“自黑”的新一代偶像明星则迅速与粉丝拉近了距离。可见，网友们对《还珠格格》的解构，反而使其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理解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还珠格格》为何不仅是80后的集体回忆，也受到90后乃至00后的

热捧。从《还珠格格》内在意义的转变中，我们也得以一窥新世纪以来公众审美观的自我更新。

20年后的今天，各类以女强人为主要塑造对象的影视剧中，思想脉络仍与《还珠格格》趋同

《还珠格格》中，最具备“琼瑶剧”特色的人物是紫薇，其善良与坚韧更符合琼瑶笔下的理想特质。但大众视角的中心人物却是小燕子，这显示出世纪交替之际的社会观念转变。

《还珠格格》给予观众的最大乐趣，无疑是欣赏小燕子在皇宫中的各种“胡闹”。在剧中，皇上迷恋香妃以致令妃失宠，竟引来小燕子的当面顶撞。这一看似荒诞的戏剧冲突里隐含着两层深意。一是作为女性的小燕子敢于反抗既定规则、秩序，而不再如琼瑶作品中的传统女主角一般逆来顺受、默默隐忍。二是小燕子用现代的爱情忠贞观念批评抱有前现代意识的皇帝，虽不合理却符合荧幕前广大观众的心理需求。

影视剧虽不能与现实生活上等号，彼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20年后的今天，各类以女强人为主要塑造对象的影视剧已成风靡之势，可其思想脉络仍与《还珠格格》趋同。在去年的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周莹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谈女子受教育的种种好处，俨然清朝波伏娃的

模样，行事风格实得马尔克斯之真传。看来这位貌似气场强大、不让须眉的女主角，亦不过是一位更严肃、更聪明的翻版小燕子罢了。

新一代影视剧不仅继承了《还珠格格》的优点，也将其不足照单全收。小燕子的勇敢叛逆固然惹人喜爱，但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皇室成员五阿哥、福尔康，甚至是皇上本人的庇护，她的反抗能有几分效力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一碗心灵鸡汤固然暖胃，但小燕子的幸福故事注定只能存在于虚拟的紫禁城。

比起琼瑶，亦舒的作品被公认为更现实、更冷峻。可惜，在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罗子君的自强之路却离不开高帅富贺涵的支持与鼓励。观众的批评和吐槽说明，时光飞逝，小燕子卖萌式的反抗已渐渐落后于时代。而一些国产影视剧在思想和品质上的进步幅度，却不能让人满意。如果再过20年，《还珠格格》仍能占据收视率冠军的位置，最应伤感的恐怕不止是步入老年的80后们。

当年，赵薇、林心如、范冰冰等人在荧幕上献出了最青涩的表演。时至今日，古灵精怪的小燕子、温柔娴淑的紫薇等形象仍为观众念念不忘。而当下的一众花旦人气更高、粉丝更多，但她们被老百姓牢记的理由与其出演的作品几乎没有半点关系。当范冰冰在《还珠格格》中的表现都有演技派之风，与其播出雷点甚多的偶像剧惹来一身口水，不如选择重播《还珠格格》来得更为稳妥，不是吗？

成功的“知识服务”产品而言，究竟有多少真的是互联网时代、数据化时代的“知识服务”呢？无非是读屏听文再包装上所谓“大数据”的华丽外衣来个自诩的“精准推送”而已。

需要声明的是：我虽本非做学问者，但也绝不至于“迂”到一味反对“碎片化”“挖掘知识点”“进行知识标引”“提供知识服务”之类的新鲜事儿。我所主张是所谓“挖掘知识点”“进行知识标引”“提供知识服务”既不是谁都可以干的活儿，也不是单一的所谓高科技、互联网和数据化所能承担，“专业人做专业事”这个颠扑不破的理儿在这里同样适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专业人”在当下更可能不再是某个单一的个体而是复合体；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提供知识服务”固然有做学问的成分，但绝对代替不了做学问本身，如果服务得专业，它确能为扎实做学问者提供某种工具、提升一定效率，如此而已。

再回到尚君师的这本《星垂平野阔》，尽管这部论文集可能还算不上顶级的做学问，但即便如此，也绝不是所谓“知识服务”所能担当。学术就是学术，做学问终究是做学问，科技的发展可能为之提供工具、提升效率，但终究代替不了做学问本身。本人之所以不按常理出牌，就《星垂平野阔》写下以上这些肤浅的感慨，无非只是在不合时宜地呐喊一声：

真学问是这样做出来的！（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

“第三只眼”看文学

学术就是学术，做学问终究是做学问，科技的发展可能为之提供工具、提升效率，但终究代替不了做学问本身。

去年岁末去沪参加复旦中文学科百年庆典活动时，陈尚君先生赐我一本他的新作《星垂平野阔》。坦率地说，这位现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且尤致力于唐一代文史基本文献之甄别、研究与建设而驰名的著名学者所涉之研究范围于本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按常理，面对这些自己完全外行的领域，我的确没有为之写下点什么文字的底气。

然而，本人现在的确就是在不按常理出牌。不仅认真地拜读了全书，而且还不如天高地厚地要围绕这本书写下这则拙文。如此反常，既有出自“私情”的一面，更是因为有些肤浅的感慨不吐不快。

所谓“私情”，不过是尚君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的首个正式工作岗位就是我们大学本科时期后半程的指导员，并因此而结下了我们之间37年的师生情。《星垂平野阔》既系拜老师所赐，为学生者没有不读之理；至于所谓“有些肤浅的感慨”则且看下文慢慢道来。

作为1976年后首批经过考试入学、且又是师从著名大学者朱东润先生的尚君师刚出任我们班的指导员时，头上还是颇有些光环效应的。但于我而言，这种光环很快消失殆尽了，

其原因就在于这位以唐宋文学研究为专业的青年老师在我们面前实在太爱“炫耀”自己的考据功了，每周到班上来，没几句话就开始喜气洋洋地絮叨自己又从哪里哪里发现了一首被散佚或被误读的唐诗，从某某某处又查到了一条张三或李四某年某年身在何处何处的佐证。要知道，在那个刚刚开放不久百废待兴的年代，对我这个涉世不深兴趣又多在当代的青年人而言，更有魅力者无疑是那些扑面而来应接不暇的各种“新”思潮“新”学说，而面对如此“炫耀”“呆板”的考据本事实只能在留下一个“迂”的印象。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这种专注的“迂”成就了尚君师的学术成就，尚君师之可贵不仅恰在于这种专注的“迂”，更在于他的“迂而不腐”。随着时间的推移，尚君师之“迂”更是修成了集专注、拙朴、开放与融合为一体的混合体。为此，我曾私下里专门请教过尚君师的同行，这位同行真诚

地告诉我：尚君师之治学不仅以扎实的史料考据实证为基础，更可贵的还在于一是文史兼修，不为学科所囿；二是新旧并重，不限于传世文献，不盲目追逐新见资料。就此，我不妨冒昧地将其概括成一句：尚君师治学方法拙朴、思维现代、视野国际。

还是回到这本《星垂平野阔》。这部论文集以写尚君师之导师朱东润先生与师祖等几篇为上篇，其他几篇有关前辈学者之文字为下篇，另有几篇书评随笔为附录。在这20余篇论文中，所涉学者及研究范围各不相同，但一一研读下来，不难发现尚君师治学之上述特征则是不约而同地呈现在不同篇什之中。以《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一文为例，全文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以时间为序概述了朱先生自己保存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及手稿六个版本的基本情况，第二至第八部分分述以上六个版本各自的基本情况及相关异同，第九部分则在以上

分述比较的基础上概括地提出了四点可供讨论的话题。如果将此文与收入本论文集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整理说明》《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和《〈大纲〉校补本的新内容》等与此内容相关的三篇论文联起来读，当更可见出尚君师治学之特点，即便是介绍自己先生的一部旧作，依然是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将诸个版本逐一比较后再进行陈述，而读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了解到朱先生这部著述成书过程所受到的主观的客观的诸因素之影响。

仅此一例或许尚不足以典型地反映尚君师的治学之道，但说白了，这就是学问，这才是做学问；在这背后，则是方法的拙朴、思维的现代和视野的国际。说到这些，当下不少人或许更青睐于思维的现代和视野的国际，这当然并不为过，但殊不知的是：方法的拙朴更是治学的基础。于做学问而言，如果没有那一点执著的“迂”劲儿，就谈不上“做”，更遑论有什么

真正的学问可言。遗憾的是，现如今，有如此“迂”劲儿的执著者日渐稀有，而企望走捷径登龙门者渐多，这才是令人忧虑的。

“板凳硬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曾经是一代又一代学人所追求的刻苦研读严谨治学的一种境界，令人忧虑的是这样一种境界现如今在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之下正在日渐被消解、被侵蚀。而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又有种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知识服务”之说披着高科技的外衣同样在为瓦解严谨的治学之道而助力。坦率地说：每当看到是个人都可以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嚷嚷着通过“碎片化”“挖掘知识点”“进行知识标引”“提供知识服务”一类的时髦词儿时，愚钝如我者则不免暗自嘀咕：这活儿难道是谁都能干的吗？没有足够的相关学科专业背景，这“碎片化”从何入手？这“知识点”又从何发现？那“标引”该落在何处？那“服务”又如何提供？就众声喧哗中所罗列的那些所谓

——看《星垂平野阔》

潘凯雄

真学问是这样做出来的